

古

今

釋

疑

古今釋疑卷之十四目錄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叅閱

歷代州郡

建都

畿服之制

三代封建國數

公侯伯子男分土

井田

地名溷淆

河源

九河

江源

三江

九江

黑水

海水

潮汐

溫泉

古今釋疑卷之十四

合山方

歷代州郡

歷代州郡。諸志詳矣。然陞改廢置。往往不同。自顓頊

創置九州。曰冀州。

今山西一省。北京順天真定保定順德廣平河間河南彰德衛輝懷

慶三

兗州。

今山東東昌北京大名及河間府南境。

青州。

今山東濟南青州登州萊州遼

東廣

徐州。

今山東兗州南直徐州泗州宿州淮安府北境。

揚州。

今南直浙江

州。

今湖

豫州。

今河南

雍州。

今陝西

梁州。

今四川

地皇甫

古

卷之十四

一

千

年

帝

所

建

帝嚳受之通典亦謂顓帝置九州葉氏曰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則九州之名舊矣至舜分爲十二州蓋分冀爲幽今北京末平宣今定以南河南彰今遼東分青爲營也廣寧地禹平水土還爲德衛輝懷慶地分青爲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爲幽并九州孔安國馬融皆曰禹治水之後舜分冀爲幽并分青爲營漢地理志云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爲十二州禹平水土要制九州與孔馬之說異王伯厚曰舜典言肇十有二州而後命禹平水土當以漢志爲正而商周九州則與夏異禹貢九州冀兗青徐揚荆荆揚兗徐幽營孫炎曰此蓋殷制周禮職方九州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陸氏曰禹貢有青徐梁而無并幽營幽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職方有青幽并無徐梁營三代不同故也鄭康成曰周之揚荆豫兗

雍冀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顏師古曰。省徐州以入青州。并梁州。以入雍州。及秦并天下。乃分爲三十六郡。

內史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

郡。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

郡各領縣

周書作雒篇曰。千里百縣。

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

縣有四郡。說文曰。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呂氏曰。春秋之時。郡屬於縣。左傳。趙簡子誓衆。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之時。縣屬於郡。秦紀。惠文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是也。方孝公商鞅時。并小鄉爲大縣。縣一令。尚未有郡牧守稱及魏。納上郡之後。十餘年。秦紀始書置漢中郡。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歟。按戰國策。楚王以新城爲主郡。是謂郡者。縣之主。故云主郡。平百

越又置四郡

桂林南海象郡閩中

合四十郡郡置一守焉

始皇本紀

云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凡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

漢高帝以秦

郡太大分內史爲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

桂陽江夏豫章

河內魏郡東海楚國平原梁國定襄泰山汝南淮陽千乘東萊燕國清河信都恒山中山渤海廣漢涿郡三內史者河上渭南中地也武帝改河上爲左馮翊渭南爲京兆中地爲右扶風是爲三輔恒山避文帝諱改爲常山宣帝又改燕國爲廣陽文帝增九

廣平城陽淄川濟南膠東膠西河間盧江衡山

武帝改衡

山曰六安景帝增四

濟北濟陰山陽北海宣帝改濟北曰東平

武帝開廣

三邊初置十七

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牂柯越嶺九黎汶山犍爲

益州武都弘農臨淮西河朔方酒泉陳留安後增十四定天水玄菟樂浪廣陵敦煌武威

張掖昭帝又增其一金城至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國

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按一百十一

而漢志止一百三以秦郡考之南海因舊名桂林更

名鬱林象郡更名日南閩中元封元年虛其地則四

十郡省者一因改者三漢初未定兩粵止有三十六

郡通典謂新置六十三與秦四十合百三亦未考此

也以武帝初置郡考之天漢四年並沈黎于蜀始元

五年罷儋耳臨屯真番地節三年並汶山于蜀初元

三年罷珠崖凡省六郡而臨屯真番元封三年開朝

縣所置者晉志不載則并省者四除八郡正合漢志

一百三縣邑千三百十四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又置

之數

徐州復禹舊號南置交趾北有朔方凡爲十三部

涼益

荆揚青豫兗徐幽并冀十一州並交趾朔方合十三部刺史按顏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晉志蓋除司隸校尉部而以朔方爲一部也班志曰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揚雄曰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光武惟官多役煩乃

并省郡國者八

咸陽涇州高密膠東六安真定泗水廣陽按後漢志云省郡國十晉志云

省八者蓋後

明帝置一

永昌

章帝置二

任城吳郡

和順改作

其名有九

和置濟北廣陽順改淮陽爲陳改楚爲彭城濟東爲東平臨淮爲下邳千乘爲樂安

信都爲安平天水爲漢陽

省朔方刺史合之於司隸凡十三部與

西漢不同者。司隸校尉郡治河南。朔方隸于并部。交趾曰交州。刺史更名牧者。凡四改。而郡國

百有八焉。

省前漢八分置五。改舊名七。因舊九十有六。

桓靈頗增於前。復

置六郡。

桓高陽。高涼。博陵。靈南安。鄆陽。廬陵。

按十三部。不常所治。後漢

司隸治河南。

今河南府。

豫治譙。

今亳州。

兗治昌邑。

今兗州府金鄉縣。

徐治鄆。

今邳州。

青治臨淄。

今青州府。

涼治隴。

今鞏昌府之秦州。秦安縣。非今

鳳翔府之隴州也。

并治晉陽。

今太原府。

冀治鎬。

今真定府趙州。高邑縣。

幽治

薊。

今北京。

揚治歷陽。

今和州。

荆治漢壽。

今常德府龍陽縣。

益治雒。

今成都府。

交治廣信。

今梧州府。郡國志不載治所。此見通典。雲麓漫抄言漢刺史無所處。

古今釋疑

卷之十四

四

之地未

考也。獻帝分涼州四郡。

金城、酒泉、敦煌、張掖。

爲雍州，是爲十

四州。

通典曰：後漢之地，東樂浪、西檉煌、南日南、北雁門，四履之盛，亦如前漢。

三國蜀先

主初置郡九。

巴東、巴西、梓潼、江陽、汶山、漢嘉、朱提、宕渠、涪陵。

後主增二。

雲安、

得漢郡者十有一焉。全制巴蜀置益。

治成都。

梁

治漢中。

府。

二州，魏武置郡十二。

新興、洛平、西平、新平、略陽、陰平、帶方、譙郡、樂陵、章武、南鄉。

而省者七。

上郡、朔方、五原、雲中、定襄、漁陽、盧江。

文帝置七。

軻歌、陽平、弋陽、魏興。

新城、義陽、安豐。

明及少帝增二。

明上庸、少平陽。

得漢郡者五十四焉。

據中原，有州十三，司隸、荆。

治襄陽。

豫、兗、青、徐、涼、秦。

分涼。

郡今在州

冀幽并揚

治壽春

雍

分三輔置通典無荆

州魏吳並立今

吳大帝初置郡五

臨賀武昌珠崖新安廣陵少帝

景帝各四

少臨川臨海衡陽湘東

歸命侯亦置十有

二郡

始安始興邵陵安成新昌武平

得漢郡者十有

八焉據江南盡海置交

治龍編

廣

治番禺今

荆州

治江夏今

揚

治建業明

五州

陳壽志作四州

通典沈約宋志曰吳得荆揚交三州蜀得

益州魏氏猶得九焉蓋據漢十三州而言

晉武太康

元年既平孫氏凡增置郡國二十有三

丘。梁陽上洛頓

臨淮東莞

襄城汝陰長廣廣甯昌黎新野隨郡陰平義陽省司

隸置司州別立梁秦寧平四州仍吳之廣州凡十九

州河治洛陽今河南府兗治廩丘今東昌府范縣豫治項今開封府項縣

冀治房子今真定府趙州并治晉陽即漢治青治臨淄即漢治徐

治彭城今徐州荆初治襄陽今府後治江陵今荆州府揚

初治壽春今壽州後治建業即吳治涼治武威今永昌衛雍治

京兆今西安府秦治上邽即魏治益治成都即蜀治梁治南鄭

即漢中府寧治雲南今府幽治涿今州平治昌黎今永平府昌黎

縣

交治龍編

即吳治。

廣治番禺

即吳治。

郡國一百七十三

仍吳所置二十五。仍蜀新置十一。仍魏所置二十一。仍漢舊九十三。置二十三。宋書云晉凡二十州。與晉

志不

合。永嘉南渡。境宇殊狹。禹貢九州之地。僅有其二。

自茲以降。國分南北。僑立州郡。離合不常。宋孝武大

明八年。州凡二十有二。揚治建業。南徐治京口。

今鎮江府。

徐治彭城。

明帝時沒寇。復僑立。于鍾離。今屬陽府。

南兗治廣陵。

今揚州府。兗

治瑕。

今兗州府。明帝時沒寇。復僑立。于淮陰。今淮安府。

南豫治歷陽。

今和州。所治前

後不

或治姑孰。今太

豫治汝南。

今汝寧府。明帝時沒寇。又分南豫州

古今釋疑

卷之十四

六

江治尋陽今九江府青治臨淄明帝時沒寇復僑立于鬱州治贛榆縣今

贛榆縣冀治歷城分青州置今濟南府明帝時司治

義陽今汝寧府荆治南郡今荆州府郢治江夏分荆州置今武昌府

湘治臨湘分荆州置雍治襄陽分荆州僑立今府梁治南鄭

今漢中府秦亦治南鄭益治成都即蜀治寧治建寧今雲南府廣

治南海今廣州府交治龍編即吳治越治臨鄣今廉州府郡

二百三十有八縣千一百七十有九南齊繼統增置

巴州治巴東今夔州府移青治朐山今淮安府冀治漣口今淮

東府安
東縣

豫治壽春州。今壽

其餘因宋州二十有三郡三

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七十有四。頻與元魏侵吞。互相
得失。蕭梁之時。多沿舊制。天監十年。有州二十三。郡
三百五十。縣千二十有五。其後更有析置。大同中。州
百有七。陳氏較之。土宇彌蹙。西亾巴蜀。北失淮淝。以
長江爲境。有州四十二。其地轉狹。立名益多。郡百有
九。縣四百三十八。此皆疆域之列乎南者也。後魏起
自北方。遷據中土。有州百十有一。郡五百一十有九。

縣千三百五十有二。自東西分都之後。天下鼎立。梁

陳有江東。北齊高氏據河北。有州九十七。郡百六十

縣三百六十五。

後周書。周平齊。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一。縣三百八十。與隋志不同。後

周宇文氏有關西。南清江漢。西兼巴蜀。及平齊。有州

二百十一。郡五百八。縣千一百二十四。此皆疆域之

列乎北者也。迨隋文平一天下。遂廢諸郡。以州治民。

職同郡守。煬帝平林邑。更置三州。

蕩。農。中。

旣而改州爲

郡。凡郡百九十。縣千二百五十五。

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

百十五里。東南皆至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見隋志。唐高祖改郡爲州。太守爲

刺史。太宗元年。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關內。河

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開元二十一年。又分爲十五道。曰

京畿道。治西安府。都畿道。治東京。今河南府。關內道。多以

遙領。今次西河南道。治汴州。今河南府。河東道。治蒲州。今平

河北道。治魏州。今大名府。隴右道。治鄯州。今陝西寧衛。山南東道。治

州。今襄陽府。山南西道。治興元。今漢中府。劍南道。治成都。今府。淮南道。

治揚州。江南東道。治蘇州。江南西道。治洪州。今南昌府。黔中

道治黔州今常德府

嶺南道治南海今廣州府

置十五採訪使如漢

刺史之職凡郡府三百二十八縣千五百七十三開元

二十八年戶部帳舊紀天寶元年郡府三百六十二

縣一千五百二十八會要云凡天下三百六十州自

後併省迄于天寶凡三百三十一州存焉通鑑從之

唐地理志云唐之盛時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

南北至單于府蓋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

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

八里通典云漢之東境玄菟樂浪今不及漢迄五代

之西境燉煌今伊吾交河北庭安西過之

梁唐晉漢周皆以藩鎮爲帝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國

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

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寰。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

六州於契丹。

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媽。儒。武。雲。應。寰。朔。蔚。

而得蜀金州。又增

置之州一。

威。

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

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

解。

合一百六州。以

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晏。世宗取秦鳳階成瀛

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濟濱雄霸通。而廢者三。

衍武。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趙宋混一。始定爲十

五路。

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湖南。湖北。兩浙。福建。西川。陝西。廣東。廣西。至神宗

熙寧八年。分爲二十三路。曰京東東路。治濟南府。今府。京東

西路。

治應天府。今歸德府。京西南路。治襄陽府。今府。京西北路。治河南府。今府。

河北東路。

治大名府。河北西路。治真定府。今府。陝西永興路。治京

兆。今西秦鳳路。

治鳳翔府。今府。河東路。治太原府。今府。淮南東路。治揚

安府。

州。今淮南西路。治廬州。兩浙路。治平江。今蘇州府。後

府。治臨安。今杭州府。江南東路。治江寧。今江南西路。治

浙東。治紹興。今府。應天府。長沙府。今益

州。今南。荆湖北路。治江陵。今。荆湖南路。治潭州。今

州路。治成都。亦曰梓州路。治潼川。利州路。治興元。今

夔州路。治重慶。福建路。治福州。廣南東路。治肇慶。廣

南西路。治桂州。今。總府州軍監三百二十二縣一千

二百六十二。地東南皆至海。西盡巴夔。北際中山。東

六百二十里。見通考玉海。按此乃仁宗時數。神宗九

域志。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軍二十七。監四

卷之十四

縣一千一百三十五。元以各州爲路。分十二省。曰中書省。今北京兼

山東西嶺北行中書省。今寧夏鎮外沙漠地遼陽行中書省。今遼

河北河南行中書省。今河南省兼江北陝西行中書省。今陝西四

川行中書省。今四川省甘肅行中書省。今甘肅鎮雲南行中書

省。今雲南省江浙行中書省。今南直隸浙江省江西行中書省。今江

西湖廣行中書省。今湖廣省征東行中書省。今朝鮮境凡路一

百八十五。府三十六。州三百五十九。軍四。安撫司十

五。縣一千一百二十七。地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嶺表。東西所至。不

下漢唐而西。明仍省名。改路爲府。以京畿府州直隸。北則過之。

六部。天下分爲十三布政司。曰山東。治濟南府。山西。治太原府。

河南。治開封府。陝西。治西安府。浙江。治杭州府。江西。治南昌府。湖廣。治武昌府。

四川。治成都府。福建。治福州府。廣東。治廣州府。廣西。治桂林府。雲南。治雲南府。

貴州。治貴陽府。總之爲府一百五十九。州二百三十四。縣

一千一百五十四。而都司衛所不與焉。一統志曰。府一百四十九。

州一百二十八。縣一千一百五。此天順時數。今從羅

雲先廣輿記。東起遼左。西至嘉峪。南濱海。北連沙漠。縱一萬九百里。衡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遠過于宋

而方之於漢。北不盡朔方。東不盡玄菟。樂浪南不盡

古今釋疑

南交惟開滇
南爲益拓云

建都

宓義都陳

見皇甫謐帝王世紀春秋傳曰陳太皞之虛也今開封府陳州神農亦都

陳又營曲阜

見世紀春秋傳稱魯有大庭氏之庫今兗州曲阜縣黃帝都涿鹿

見史記今順天府涿州

或曰都有熊

見世紀今開封府新鄭縣少昊亦都曲

阜

見世紀春秋傳命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顓頊都帝丘見世紀春秋傳

帝丘于周爲衛地今東昌府濮州

或曰都高陽

見通典今保定府高陽縣帝嚳都

毫

見世紀書序湯始居毫今河南府偃師縣先王居孔安國注云契父帝嚳都毫

堯都平

陽

見世紀今山西平陽府舜都蒲涿見世紀今平

禹都安邑

見世

紀。今平陽府解州夏縣。
非卽今之安邑縣也。

商湯都亳。

見書序。商有三亳。南亳。今歸德府夏

邑縣。北亳。今歸德府考城縣。西亳。今河南府偃師縣。史記正義云。湯卽位居南亳。後徙西亳。皇甫謐云。南亳。湯都也。北亳。湯所受命地。西亳。盤庚所徙也。東坡歷代輿圖及一統志。皆主湯都西亳。

仲丁遷

囂。

見書序。史記作噲。今開封府滎陽縣。

河亶甲遷相。

見書序。今彰德府。

祖乙遷

耿。

見書序。今蒲州河津縣。

又遷邢。

見史記。今順德府邢臺縣。音邢爲耿者。索隱之說也。盤

庚遷殷。

卽亳。

至武乙遂徙朝歌。

見世紀。今懷慶府河內縣。

周都豐鎬。

文王都豐。今西安府鄠縣。武王都鎬。卽漢武鑿昆明池處。今西安府咸陽縣西南。徐廣曰。豐鎬相去止二

十五里。

成王營洛。是爲王城。名曰東周。至平王始徙都

之。地理志王城本邲鄘之地。左傳成王定鼎于邲鄘。今河南府是也。敬王又遷成周。

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東萊大事記曰。西周河南。卽邲鄘。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曰王城。東周洛陽。周公所營下都。以遷頑民。是爲成周。孫莘老胡康侯皆以成周卽京師。誤合爲一也。呂氏又曰。洛陽雖有兩城。而成周則其總名。杜預孔穎達皆以下都爲成周。其說不然。大可以包小。小不可以包大。苟成周信爲下都之名。則凡書之言洛。皆謂之成周。是以下都之名。而包王城。不可信也。今河南府有洛陽故城。在府城之東。洛水之北。卽成周。新安縣則春秋時西周地也。赧王又徙西周。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鎬京也。東周者。王城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

周者。河南王城也。東周者。洛陽成周也。秦都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漢高帝初

都櫟陽

今西安府臨潼縣北

七年徙都長安

卽秦咸陽京兆所治縣也王莽改常

安西漢末割據赤眉樊崇立劉盆子于長安彭寵據

漁陽稱燕王今薊州王郎稱帝于邯鄲今廣平府邯

鄲縣劉永據睢陽爲涼王稱帝今歸德府盧芳據安

定稱西平王今平涼府涇州魏犛據天水爲朔寧王

今鞏昌府秦州秦豐據黎丘號楚黎王今襄陽府立

城縣東張步據臨淄爲齊王今青州董憲據東漢爲

海西王今淮安府海州李憲據廬江稱淮南王今廬

州府公孫述據成都爲蜀王稱帝號成家今成都府

東漢都雒陽故成周之舊基時人謂雒

陽爲東京長安爲西京三國蜀都成

都魏都鄴

今彰德府文帝復都洛陽吳始都丹徒

今鎮江府徙

秣陵改爲建業

明南京

後都鄴改武昌復還建業

武昌

正今

府治謂武西晉都洛陽東晉都建康即建業○晉載

昌縣者誤趙劉淵初據離石今汾州府永寧州寧鄉縣臨縣俱

離石地也稱漢徙都蒲子今平陽府隰州舊位遷都

平陽劉曜徙都長安乃改號趙後趙石勒據襄國

今順德府邢臺縣石虎據鄴前燕慕容廆先據遼

東慕容皝即燕王位遷都龍城號新宮曰和龍通志

曰即遼之黃龍府也慕容儁僭號徙都薊又遷于鄴

後燕慕容垂據鄴都中山今真定府定州北燕

馮跋據和龍今遼東三萬衛即前燕龍城南燕慕容

皝通志宋青州治廣固則正今之府治也今青州益

統志外不載廣固之名或作陝西成固縣者謬甚

前秦苻堅據長安後秦姚萇據長安西秦乞伏

國仁據平今陝西河州衛都死川今臨洮府南縣

前涼張軌先據河西姑臧今陝西鎮番衛重華據

古今釋義卷之十四

敦煌。今肅州西八百里。

後涼呂光據姑臧。西涼

李嵩據敦煌。遷酒泉。今肅州衛。

南涼秃髮烏孤據

東川。今鞏昌府。

秦州上邽廢縣。

北涼段業據張掖。

今甘州衛。沮渠蒙遜遷姑臧。

後蜀李雄初據成都。

國號成。李壽改漢。謂之後蜀。

夏赫連勃勃據朔方。

都統萬。今寧夏衛。

以上凡二趙。四燕。三秦。五涼。一

夏。一蜀。爲十六國。此外有冉閔據鄴。稱魏。慕容冲據

阿房。卽長安。稱西燕。慕容永據上黨。今山西潞州。稱

帝于長子。今潞州長子縣。事。宋齊梁皆都建康。梁元

小年近。故不在十六國之數。

帝都江陵。今荊州府。後梁陳復都建康。北魏拓跋珪

蕭齊亦都于此。

孝文遷洛陽。孝武遷

都雲中。今大同府。

徙平城。

同府。孝文遷洛陽。孝武遷

長安。爲西魏。孝靜遷鄴。爲東魏。後周繼西魏都長安。

於長安城中。置萬年縣。北齊繼東魏都鄴。改名清都。以鄴爲上

府。隋都長安。在漢故城之東南。煬帝遷洛陽。太平御覽曰。煬

帝遷洛陽。於周之王城。卽今東都城也。○隋末割據

鄭王世克。據東都。卽河南府。魏李密據鞏。卽河南府

華縣。梁蕭銑據江陵。夏竇建德據樂壽。今河間府。獻

縣。遷洛州。今廣平府。燕高開道。據漁陽。梁梁師都。據

朔方。今寧夏。涼李軌據武威。今陝西。永昌衛。秦薛舉

據金城。今臨洮府。蘭州衛。永樂。李子和。據榆林。今榆

林鎮。北河套境。定楊劉武周。據馬邑。今大同府。朔州

漢東。劉黑闥據洛州。吳李子通。據江都。今揚州府。吳

杜伏威。據歷陽。今和州。梁沈法興。起吳興。今湖州府。

宋輔公祏。據丹陽。今鎮江府。楚朱粲。據南陽。今南陽

府。鄧州。元興。操師乞。據豫章。今南昌府。楚林士弘。

據虔州。今贛州府。魯徐圓朗。據兗州。今兗州府。

唐

都長安

本隋都。大興縣復爲萬年縣。高宗顯慶二年，又以洛陽爲東都。天寶元年，長安曰西京。洛

陽曰東京。肅宗至德二載，以蜀郡爲南京，鳳翔爲西京。西京爲中京。寶應元年，詔以京兆爲上都。河南爲

東都。鳳翔爲西都。江陵爲南都。太原爲北都。凡五都。五代梁朱晃都汴州。

升爲

府。卽今河南省城。號東都。後唐莊宗卽位於魏州。

號東京。後

改鄴都。今遷洛京。又稱東都。以太原大名府。又稱北都。晉石敬瑭卽位

於太原。今山西。都洛陽。徙都汴。又稱東京。洛陽爲西京。漢劉焉

卽位於太原。都汴。周郭威都汴。劉道原十國紀年。吳

州府。唐李昇後稱江南。都金陵。遷豫章。復都金陵。前蜀王建成都。後蜀孟知祥成都。吳越錢鏐錢唐。今杭

州府。閩王審知福州。漢劉聰廣州。楚馬殷潭州。今長沙府。荆南高季興南平。今荊州府。北漢劉晏太原。五代史作東漢王延政。宋都開封府。凡四京。東京開封。以建州稱殷。即閩也。宋都開封府也。即汴西京。河南府也。即洛南京。應天府也。今歸德府。高宗即位于此。北京大名府也。即今大名府。南宋都臨安府。今杭州府。建康建行都。金元皆都燕。金主亮始徙都。改爲大都。貞元元年。以汴京爲南京。宣宗南遷。復都焉。元初稱燕京。後改爲大都。又立上都。今開平衛。明南京。南京應天府。元集慶路。北京順天府也。即元都。永樂十八年遷。

畿服之制

禹貢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

要服。五百里荒服。

正義云。五服之名。堯之舊制。

周禮大司馬九畿

之法。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而職方

氏稱九服

國畿曰王畿。九畿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鎮服。藩服。大行人

又不言夷鎮二服

大行人邦畿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

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又

三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

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

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

周官惟云六服

周官曰。六服羣辟。孔注云。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在九州之外。蔡

傳曰。侯甸男采衛。

並畿爲六服也。按周官又云。國語

六年五服一朝。

蔡傳曰。五服者。侯甸男采衛也。國語

復曰五服

國語祭公謀父諫穆王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

荒

服。葉氏曰。禹制五服。每服率五百里。而王畿甸服在

其內則一方爲二千五百里。東西南北相距各五千里。此益稷篇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也。至周而益爲九畿。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內。則一方爲五千里。南北東西各萬里。周之地果如是廣乎。學者求其說而不得。故鄭氏以堯舊服五千里。至禹治水之後。又增其倍。謂禹貢所記爲舊服。所增之數。以與周制合。又謂周公攝政。斥大九州之境。故五等諸侯之封。大者增其五之四。小者增其十之五。此皆矯

矣。不經。無所取信。以大司馬九畿之籍考之。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亦皆以方言。方者。謂四方也。四方環之爲千里。徑數之。每方當止爲二百五十里。則周之畿。爲儉於禹矣。林氏曰。以王制考之。堯都冀州。自恒山至南河千里。自東河至西河千里。此畿內千里卽甸服也。自東河至東海千里。自西河至流沙千里。此千里建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而東海流沙之外。則爲要荒。誠合經之所載。至於南北。則有盈縮焉。以北

考之。冀之北距恒山。已接於邊陲。其間何以容二千
五百里之侯綏要荒哉。以南考之。自南河至江千里。
已建侯服綏服矣。自江至衡山千里。則要荒二服。又
在九州之內矣。然自衡山至南海又千里。揚州之境
且南距海。則九州且包乎要荒之外。是以南考之則
太盈。以北考之則太縮。實疑而未知其說。意其必有
乘除相補於其間也。蔡氏曰。今按每服五百里。五服
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然堯都冀州

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地土盛衰不同當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爲蠻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爲上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周制九畿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

一萬三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爲禹直方訖。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爲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唐氏曰。堯命治水。弼成五服。自王畿而至荒服。面各二千五百里。九州之境。方五千里。爲方千里者二十五。九州之外。東

西被朔南暨聲教者。不在五服之內。則與九州之
實同。無毫釐差矣。學者惑於五百里之說。謂周公
斥大封域。九州之界。方七千里。非也。又謂鎮皆在
九州之外。亦非也。或謂周之境。廣於禹貢五百里。雖
稍異於鄭氏。亦未盡知禹貢也。若如二說。則不惟不
與禹貢合。周官旣言六服。又言五服。祭父謀父。周人
也不言九服。而言五服。何哉。蓋九服五服一也。自禹
貢一面言之。率五百里爲限。周禮以二面言之。率以

二百五十里爲限。則自鎮畿而內。二畿而當一服。與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無纖毫牴牾者。周公祭公之說
亦不待釋而明矣。惟蕃畿在九州之外。卽所謂東漸
西被。朔南暨聲教者也。周官以二百五十里率之。亦
非地域止於此也。鎮尚在九州之內。以其荒服使
之終王。各華所寶。同於蕃國。行人之言。與周官六服
合矣。不謂鎮卽在九州之外。八方五千里爲方
千里者二十五。由堯迄周。無異制也。况禹貢五服。自

侯服而外。已有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別。與周九畿何異哉。履按禹之五服。則計其一面之數。周之九服。則計其兩面之數。此說是也。禹之甸服千里而止。言五百里。是計其一面者也。周之王畿與禹之甸服同。不言五百里。而兼言千里。是計其兩面之相距者也。蓋禹之五服。王畿在內。王畿千里。而兩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故曰五百里甸服。自甸服至荒服。皆數其一面。每面各五百里。總爲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則

凡五千里。職方氏所載。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自方
五百里之侯服。至於方五百里之蕃服。其名凡九。九
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
相距。則通爲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則通爲五千
五百里。其增於禹者。五百里之蕃服耳。然周之蕃服。
雖不列於禹貢九州之外。而禹貢九州之外。咸建五
長。東漸西被。卽成周蕃服之域。是周之蕃服。其名雖
增於禹。而其地未嘗增。周之邦畿。卽禹貢之甸服。周

之侯甸。卽禹貢之侯服。周之男采。卽禹貢之綏服。周之衛蠻。卽禹貢之要服。周之■鎮。卽禹貢之荒服也。

三代封建國數

春秋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臨川王氏曰。此左氏之妄也。禹之會塗山在東方。不過見東方諸侯耳。豈使四海之內會於一山之下哉。以禹之時有萬國。則不當指塗山而言也。書曰萬國。總四海之內。大畧而言。且九州之地。今可以見。若皆以爲國。則山川沮澤。不可以居民。獨立一君。孰爲之民乎。慈湖楊氏曰。堯舜協和萬邦。禹會諸侯萬國。此言其大

數耳。使不滿亦可言萬。或倍萬亦可言萬。如言萬物萬民。奚止於萬耶。皆舉其大畧言之耳。先儒顧必欲整整釋。所謂萬數。鄭康成謂州十有二師者。州立十二人爲諸侯。每十師領百國。每州千二百國。畿外八州總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畿內。則整整爲萬國。不多一。不少一。吁。可哂哉。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孝經說亦云周千八百諸侯。此或據古志而云。漢博士求其說而不可得。遂爲之說曰。四海之

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又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以應周千八百之數。按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國。鄭註謂湯制。周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所其得耳。晉地理志云。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國。並其縣之末。二百四十二年。滅君三十六。公國五十。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而見于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百三十九。知其所居。三十國盡。武王之興。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康成

遂又謂三分有二。則殷末千二百諸侯。牽合可笑之甚。獨不思諸侯之建。不知其所始。其爲君爲長者。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間聖人出焉。舉天下咸歸服之。是爲帝爲王。夫所謂爲君爲長者。皆諸侯也。太多太少之數。豈得而預定。則又豈能新立法。更易之。增損之。以合王制所言之數耶。武王克商。滅國者五十。爾餘率因其舊。則周所封建。亦不多矣。詎能盡更而易之。雖有功德。則加地。有罪。則削地。其有功有罪者。亦

不見數姑。仍其舊乃勢之常。而漢儒爲是等等差。差不可少有增損之制。則亦不思之甚矣。宋子語錄曰。封國之制。漢儒之說。只是立下一箇算法。非惟施之當今不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處。且如九州之地。冀州極濶。雍州亦濶。若青兗徐豫。則疆界有不足者矣。石梁王氏曰。天子縣內。以封者或三分之一。或半之。又除山川城郭塗巷溝渠。則奉上者幾何耶。

公侯伯子男分土

周禮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註云當作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

子。方百里。則百男。尚書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王制與孟子同。左傳子產曰。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唐氏曰。學者見司徒建邦國封疆。與武成分土之等。孟子班祿之制不合。因謂周禮非周公之制。爲周禮者。又強爲之說曰。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周公變商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皆未浚考耳。費誓曰。魯人三郊。

三遂。左氏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然則大國三軍。出於三郊。三遂副之。周制然矣。牧誓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御事司徒。司馬。司空。然則大國三軍。三卿爲之師。一軍之戎車百二十五乘。商制然矣。商周諸侯之軍制既同。分土之制。安得而異。周之九服。卽禹之五服。烏覩所謂七千里者。周公相武王。滅國者五十。而所立七十一國。分土之制。遽過於商。大者二十四倍。小者猶三倍。何

所容之。後儒不能通。則曰是兼附庸。誠是也。抑不思
百里之提封萬井。三分去一。爲六萬夫之地。悉以家
一人率之。爲兵六萬。尚不足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
之數。爲車六百乘。亦不足千乘之數。所謂園廬宅田
士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與卿大夫公子弟之
采邑。於何容之。家旣役其一人。百畝又征其什一。它
無餘地。車輦馬牛干戈之屬。於何出之。百畝之分。以
中農計之。足食七人。什取其一。則十夫而食七人。古

庶人在官次等之祿也。六萬夫之稅。足當中農夫六千人而已。三鄉之吏。九千四百六十人。於何給之。尚未食三遂之吏。與其百官之衆。府史胥徒之祿。宗廟朝廷之禮。王國之朝貢。四鄰之邦交。於何取用也。百里之地。不足爲公侯之國。明甚。况七十里。止二萬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萬五千夫之地。其不能爲諸侯之國。抑又明矣。然則子產孟子之言。非歟。曰。二子何可非也。抑古人之爲言。省文而互見。詳而考

之。未有不合者。古之爲國。有軍有賦。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也。出於國之郊者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此賦也。出於成國者也。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自賦言之。則方千里而具萬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軍與賦而言之。則方千里者。爲兵車萬九百乘。推而下之。方百里者。爲方五十里者四。五十里具一軍。又五十

里者爲一遂。合爲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二。定出賦五十乘。軍賦合三百乘。男之國也。由是推而上之。七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十里而具二遂。略當一同。合爲兵車五百乘。加一同。定出賦百乘。軍賦合六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具三軍。又百里而具三遂。合爲兵車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定出賦二百五十乘。軍賦合千乘。公之國也。伯二同則方百四十里。公四同有半。則方二百一十一里。子下同於男。侯上

同於公。是謂分土惟三。自是而外。則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雖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今夫顯
與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
在封疆之證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
疆之證也。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奄有鳧繹。遂荒徐宅。
此山川在封疆之證也。封疆之內。附庸山川土田皆
在焉。然皆非出軍制賦之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於
革車千乘。如司馬法。方七百里。出革車幾五千乘。詩
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然則明堂位所謂

七百里。蓋包山川土田附庸言。則舉封疆而言。雖七
之車止千乘。則猶大國之制。百里猶可。而况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
乎。故於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之。於諸侯言百
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於天子言萬
乘者。以賦法通率也。於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言
也。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
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封疆也。於諸男言
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而

互見。若異而相通。何嘗纖毫牴牾哉。且先王之於諸侯。豈其封疆一定。而遂無所勸懲哉。公之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合五百而止。侯伯子亦然。男之百里。自有有慶而益以地。則豈以百里爲拘哉。存男之百里。以見自有之封疆耳。公侯伯子。慶而益。責而削。皆在封疆之中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王廣魯以七百里。則厚周公云爾。非周公之制。所得而拘也。於齊有賜履焉。於衛有封畛土略焉。於韓侯有奄受北國焉。

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全。或得其偏。皆封疆之數也。與武成孟子之言。蓋相表裏矣。然則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諸儒之說孰是乎。曰。皆非也。鄭司農謂所食租稅之數。男適五十里。是大國貢輕。小國貢重也。鄭康成謂公以一易。侯伯以再易。子男以三易。是大國土沃。而小國土瘠。九等自不易至再易而止。未有三易者。豈諸侯之地。皆無不易者哉。康成之說既不通。司農之說又倒置。輕大而重小。是侮弱而畏強也。

豈所謂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者哉。子產曰先王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甸服也甸非侯甸之甸乃祭公所謂邦內甸服也畿外諸侯則列尊貢重矣公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不亦尊重而卑輕乎。康成曰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其意是矣奈何以一易再易三易爲說也授之沃壤而貢重子之瘠土而貢輕是乃適當然烏在其爲正之字之哉當以王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爲正

然王食豈盡取其所稅哉。諸侯以什一取民。王又以什一取諸侯。則四之一者是乃四十之一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於其什一之中。緊取其二焉。此甸服之所以列卑貢重歟。陳氏禮書曰。夫列爵惟五。所以稱其德。分土爲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

之地方百里。蓋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盛而無所屈。卑者嫌於削而無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廣封。則欲上之疎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太多。卑者不嫌於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於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於子也。朱子曰。向來君舉進制度說。周禮封疆方

五百里。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者。徑只百里。方三百里者。徑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者。徑只五十里。方百里者。徑只二十五里。自奇其說。與王制等語相合。然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則四公。以封侯則六侯。以封伯則七伯。以封子則二十。五子。以封男則百男。其地已有定數。此說如何可通。况男國二十五里之小。則國君卽今之一耆長耳。何以爲國君。馬貴與曰。按諸侯分封受地之多寡。周禮大

司徒職方氏所載與王制及子產孟子所言不合。鄭
註以爲合山川附庸而言。先儒遂欲融會二說而一
之。如陳祥道唐仲友之論。特爲明暢。若陳傳良徑圍
之說。則侯伯子之地。僅可脗合。而公之地多二十五
里。男之地僅五十里之半。其與王制孟子所言之
爲齟齬不合耳。



井田

自秦廢井田。開阡陌。後之君子。每欲復古。不能復
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使豪強得擅兼并。是以董仲
舒有限田之說。請於武帝。不行。師丹又請於成帝。不
行。王莽有王田之議。區博諫止之。晉太康有男子占
七十畝之制。魏孝文納李安世之疏。均授而旋寢。唐
武德定口分世業。永徽卽已報罷。周世宗詔行元稹
均田法。王安石法。周官。究皆未果。惟張橫渠確以爲

井田可行。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呂伯恭稱之。朱子曰。須大亂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蘇老泉。葉水心。則謂井田必不可復。要皆不知井田之原存也。夫貢助徹法。惟見於

孟子。周禮但言溝洫而已。

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

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王畿。鄭註曰。此鄉遂用溝遂之法也。用之近郊。鄉遂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鄭註曰。此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

縣都按自孟子有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之說康成注周禮因以爲周家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陳及之曰井田通行天下安有內外之異蓋遂人十夫有溝是以直度之匠人九夫爲井是以方言之晦菴謂遂人以十爲數匠人以九爲數決不可合以鄭氏分兩項爲是說者曰夏時一夫授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又於公田中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畊公田七畝但借其力以助畊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

用貢法。田不井授。但爲溝洫。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畊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履按先儒以井田列如井字。整如棋局。故動云阡陌非古。不可復井。夫殷夏五十爲七十。周夏七十爲百畝。藉令必易井而更界之。則凡遂也。徑也。溝也。畛也。洫也。涂也。澮也。道也。川也。路也。廬舍也。封植也。皆重治而後可。千里之畿。千八百之國。當幾千萬井。

也。家役一人。率天下以奔走矚眙之間。寧止三日。其
暴甚於商君矣。聖王之制。果若是乎。且盡平原曠野。
始可規畫。古豈無山谿險隘之數乎。是所謂在籍不
在田者也。經界者。籍中之經界也。譬猶後湖之魚鱗
冊耳。正孟子所謂絕長補短也。其實皆什一。此其籍
也。兩稅之中。不失什一之意。卽井田矣。如依先儒之
說。務須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陂堰。易疆
隴。而後可。必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數十年專力

於此而後可。又恐天下之人將叛而不吾從也。於是乎思天下大亂。野無人焉。田盡歸官而後可。吁。亦已迂矣。苟如是。是欲利其民而反害之。使民思秦人而怨三代而已。第令貢之變而爲助。助之變而爲徹。誠改溝洫。易廬舍。其視廢阡陌。還九區。煩難勞苦。固無異也。則怨也三代之民。宜先之矣。然則井田之制。果如棋局否乎。悟井田而非棋局。則秦之田。猶周之田也。所異者。周乃計口而授。大司徒云。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

易之地家三百畝。遂人云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是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孟子王制則一夫以百畝爲率。三者不同。竊疑一夫限定百畝。一井限定八家。是一夫不可多受田。一井亦不可多授人。然則餘夫二十五畝何田乎。意者百畝舉大槩言之耳。且周禮餘夫之田亦與孟子不同。按漢書食貨志云。民年二十受田六十畝。歸田朱子曰。餘夫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其壯有室更受百畝之地。則此二十五畝乃二十以前所受也。又按載師以宅用土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國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甸地。是凡此諸田皆上授之。而受者自辨。

之然顏淵郭內外出六十畝此豈自畊耶恐公田之外更有私田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若田謂圭田采地則大夫何可言無田此言私田明矣圭田采地但謂之祿耳又按蘇秦曰使我洛陽有田二頃安能佩六國相印人有私田愈明矣但秦則並公田與民重稅之耳秦則使黔首自實田私得賣買而强者規田以千數弱者無立錐之居周之賦十一秦之賦太半秦廢井田者此耳所謂開阡陌依朱子考之阡陌乃三代之舊秦特病其占地太廣因開爲田疇非秦之置爲阡陌明甚朱子開田說者言秦廢井田而始開置阡陌非也按阡陌者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縱橫以通

人物之往來卽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漚上之治。漚上之道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漚八尺。漚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遂廣二丈矣。商君但見田爲阡陌所束。明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是以開阡陌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賣買。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時故蔡澤曰。決裂阡陌。是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制矣。由此觀之。不過周之阡陌廣。秦之阡陌

狹。而田之形體固未嘗改。西都賦之原隰龍鱗。安見其非古哉。是故後世欲復井田。惟當取其什一之意。大司徒之薄征是也。豈必拘先儒之說。奪富人之田。

以與貧民從而爲八家同井。一夫百畝之制乎。觀於孟子暴君污吏之言。則其惡不獨在民間兼并也。審矣。

地名溷淆

圖書編曰。百王制度。代有沿革。考正實艱。而地名同異。古今溷淆。尤爲難辨者也。蓋其山川所屆。時各異名。而郡邑之名。又復非古。歲代滋久。史傳互見。或公其地而異其名。或襲其名而遷其地。或遷其地而革其名。此輿地之所以難考也。抑嘗討之河東一名也。

育兗州之河東。有并州之河東。

黃河舊道。三代以前。自宋衛州之黎陽縣。

近折而北流。故宋北京及河北東路諸州。在河之東。卽古兗州之域。故周禮職方。河東曰兗州。爰自周定。

下時黃河舊道漸以湮塞秦漢以還河堤屢壞乘上
游之勢決而東下故兗州之域隔在河北而河東之
名乃移在并州戰國以來子史中所謂河東之河西
地皆指宋朝河東路而言之卽古并州之域也河西
一名也有雍州之河西有涼州之河西黃河源自崑
崙餘二千里至於宋銀夏之交稍折而東流不盈千
里又折而南流故宋永興軍路鄆坊丹延諸州在河
西之西而河湟之間鄆涼甘肅諸州亦在河西戰國之
際所稱河西地卽指鄆坊丹延之間而言在雍州之
域也西漢以來所稱河西地卽
指河湟而言古涼州之域也河南一名也有中土

之河南有邊境之河南河北一名也有中土之河北
有邊境之河北

黃河大勢如覆斗之狀而關中正在
斗間中原適當如衡故宋之京畿西

路在河之南。斯中土之河南也。而綏銀勝夏諸州亦在河南。卽邊境之河南也。河北東西路在河之北。斯中國之河北也。而陰山、汾海之間有秦長城外也。亦在河北。卽邊境之河北也。三代以前河南之稱止在中土。秦漢而下。匈奴、南牧之地列爲郡縣。亦名之曰河南。陳隋以前河北之稱止在中國。李唐之初。突厥之地悉爲郡縣。亦名之曰河北。如春秋傳中所稱河南、河北之地皆指邊境而言。與前史至不相侔。加之百王疆理代有不同。有指一郡而言者。有指一

州而言者。有指一道而言者。

如中土河南之地。今古一名。而兩漢河南之稱。

惟指一郡而言。卽宋京西屬縣兼鄭孟二州之境。而已。姬周河南之稱則指一州而言。卽宋東西二京及京西南北路之地。李唐河南之稱則指一道而言。包古青徐兗豫四州之境。奄黃河以南皆是也。宋爲東

西南三京及京

故周之河內異乎漢之河內

周禮職方河內

畿四州之地曰冀州卽宋河北東西路地漢之

河內乃古郡宋懷衛二州是已漢之河東異乎唐

之河東

漢河東郡卽宋河中府及慈隰晉絳解五州唐河東道乃宋河東路也

古之淮

北乃今之淮南

宋宿亳二州自開國以來至於李唐皆在淮北宋乃移屬淮南而今

之河北乃古之河東

宋朝河北東路之地三代以前屬河東

淮西一名

也有在京東有在京西

淮道自西而東時折而北流故淮北之地間名淮西如漢

封劉交爲楚王王淮西則宋京東西路之地也

江西

唐裴度身督戰遂平淮西則宋西北路之地

江道自西而東時折而一名也有在江北有在江南

江道自西而東時折而北流故江北之地間名

江西而魏志武帝紀稱江西遂空則宋淮南東路之地也。晉紀稱石勒陷江西壁壘百餘則宋京西南路之地也。至五代史稱鍾傳據有江西乃宋江南西路之地。江南一地也。有稱江左。

有稱江右。

金陵居長江下流前朝有江南者皆都之據金陵而言則江南居左四瀆之流皆自

西而東天下之形勢亦然以中原而言則江南之地居右故前史兩稱之。山東一名也。有

指河南而言者有指河北而言者。

前史有山水之稱者皆據華而言之

則其所謂華山之東也其地正當河南而稍及河北之近河南者至杜牧之罪言則所稱山東之地端指河北而言也。陝西亦一地也。虞夏曰雍州商周曰西土。春

秋爲秦國戰國稱關中。楚漢之際謂之三秦。兩漢又

名山西。宋始爲陝西路耳。其名雖異。實則同也。此所謂山川所屆。時各異名者也。嘗考歷代州郡之名。多有異同於古之國號。如書稱河亶甲居相。卽今之相州也。春秋衛侯燬滅邢。卽今之邢州也。楚子入陳。卽今之陳州也。齊師滅萊。卽今之萊州也。楚子圍鄭。卽今鄭州之新鄭縣也。齊侯侵蔡。卽今蔡州之上蔡縣也。若此類。未易槩舉。蓋履其地。不敢沒其名也。然而遷徙不常。考証或踈。至有已非其地。而空存其名者。

如春秋吳師入郢。近于今之郢州而非也。

古郢卽荊州。去郢州。

三百里。宋郢州卽承天。

秦師入滑。近于今之滑州而非也。

古滑國在

宋西京偃師縣之鄉。去滑州餘三百里。

楚人滅舒。近於今之舒州而非

也。古舒國。今在廬州之舒城縣。去安慶餘三百里。

楚人滅黃。近於今之黃州

而非也。

古黃國。今在光州定城縣。去黃州四百五十里。

楚人伐徐。近於今之

徐州而非也。

古徐州。今在泗州臨淮縣之徐城鎮。去徐州垂五百里。

傳稱允姓

之戎居於瓜州。近於今之瓜州而非也。

古瓜州地。今在汝州去瓜

州垂二

有西亳南亳北亳。而皆非今之亳州也。

西亳今在

縣北毫在考城縣有東號西號南號而皆非今之號

州也東號在鄭州滎陽縣西號在鳳翔府號縣南號在南陵軍并陸縣有東楚西楚

南楚而皆非今之楚州也東楚今蘇州西楚今徐州南楚即今荊州府夫

以州郡之名既非古昔而縣邑之名抑又乖戾方春

秋之際鄉亭邑聚之名見于經傳者不啻千數而存

于今者百無一二其有地不徙名不更歷代常存用

迄于今如彭城鍾離酸棗長葛諸城才十數而止耳

其餘或名同于古地改于今故古之酒泉在河南而

今之酒泉在河西

左傳王與虢公酒泉之邑實在南而西漢而下迄于今有酒泉郡

漢書河西

宋在郢外古之丹陽在荆南而今之丹陽在江東

左傳

稱楚子邑于丹陽宋在荆南府

古之豫章在江北今

之豫章在江南而皆吳楚之境也古之澶淵在河南

今之澶淵在河北而皆宋衛之郊也

春秋襄二十二年諸侯會于澶淵

實宋古郡所謂澶淵聚者卽其地正屬河以南

古之

南陽在河北今之南陽在河南而皆晉地也

左傳晉於是始

改南陽卽宋之懷州也而宋之

古之東陽在滏北今

之東陽在浙西而皆吳地也

漢常以彭郡東陽郡行封宋浙西在吳亦有東

陽

夫地理更乎歷代必至混淆驗其名初無異同考

其實則爲甚異觀者於此幾何而不誤哉玉海曰禹之九河班志僅得其三商之八遷孔疏未聞其四漢水東西之分積石大小之辨荆山之於荆豫梁岐之於冀雍潛在荆者未見蔡在圻內者未詳三江九江五邦三亳則書之說異焉遷之爲營囑之爲圻以著爲齊地以韓城爲涿郡自土之爲自杜倭遲之爲郁

夷騶虞之爲梁鄒。二南之爲南郡南陽。則詩之說異焉。揚紆在冀。而爾雅以爲秦。盧水在濟北。而康成讀爲雷。漳水之爲潞。吳山之爲嶽。五湖混於具區。潁湛列於荆浸。此職方之疑也。豫章在江南。而江北之地未知。中牟在河南。而河北之地難攷。許田魯地而非近許。鄆鄭邑而非鄆陵。穀小穀之有別。父城城父之不同。此春秋之疑也。一地而一名者。若王城蔡丘酒泉貝丘鍾離之類。一地而二名者。若白羽夾白夷垂。

茂發陽之類。方城細柳丹水之有三。塗山歷山東陽武城之有四。瞻彼洛矣。與東都之洛異。導洛自熊耳。與空陽之熊耳殊。首陽空桐新城石門石城丹陽白砂硤石之屬。其地非一。畢萬之魏。爲河中之永樂。而以元城爲大名失矣。自廬振廩爲襄陽之中廬。而以合肥爲廬。國失矣。潘岳賦西征。不知成師之曲沃。在河東。韓臯論廣陵散。不知魏之揚州。治壽春。韓文公南陽人。在河內之修武。而誤曰鄧州。史記鄧關。在漢

中之長利。而誤曰洵陽。杜子美詩三奇成在彭州之導江。而誤改曰三城。荀卿蘭陵。非常州也。孔明渡瀘。非瀘州也。公琰屯涪。非涪州也。公瑾赤壁。非黃也。元規南樓。非鄂也。郢都白雪。誤於郢州。東海二疎。誤於海州。以塗山爲會稽。以菑桑爲采桑。以大別爲安豐。以東陵爲廬江。以楚丘爲成武。以街亭爲南鄭。襲訛踵繆。不可殫紀。漢沔一也。而或二之。吳會二也。而或一之。江統誤鄴於沛郡。皇甫謐誤商丘於濮陽。顏師

古誤邛都於邛州。青衣於嘉州。南陵於宣州。注文選
不知夷庚。注本草不知沙苑。博見彊志者。猶或失之。
舊蹟湮沒。如濟絕于滎。碣石淪于海。昆明鑿而鎬京
爲池。隋城立而漢都爲苑。南北僞置。如青有太原。豫
有廣陵。六合之爲秦郡。項城之爲秣陵。玉門之爲會
稽。尋陽在蘄而移柴桑。當塗在濠而寓姑孰。郡名非
古。如雲之雲中。平之北平。薊之漁陽。縣名非古。如京
兆之武功。豐州之九原。皆非秦漢之舊也。履按朱晦

菴沈存中吳虎臣范公稱王伯厚及楊升菴章本清
馮嗣宗皆有辨地名說然猶不能無舛老父通雅折
衷甚多嘗命履別爲一書以周思本畫方配里法卽
伯玉改爲職方圖者倣謝莊之截木分合須關天下郡縣志而
會于修攘通考且俟異日。

河源

河自爾雅。山海經。淮南子。水經。皆言出崑崙。漢書西域傳曰。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閼。于閼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云。唐薛元鼎使吐蕃。得河源於悶磨黎山。鄭樵謂河有三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閼。南山。而正源自出崑崙山。元太祖過黃河九度。九度渡在崑崙西南。憲宗命

弟旭烈征西域拓地四萬里而河源在域內至元庚辰世祖命招討使都實往通互市自河州行五千里抵河源還圖以聞又使其弟濶濶出馳奏濶濶授其說翰林學士潘昂霄撰河源志言河源出土蕃朶甘思之西鄙有泉百餘泓水沮洳渙散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弱不勝物從高視之燦若列星名火敦惱兒卽星宿海也群流奔湊近五七里淮二巨澤名阿刺惱兒自西來連屬吞噬迤邐而東行一日程始成川

名赤賓河。又二三日程有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
賓合。又三四日程有水南來。名忽蘭。又有水東南來。
名也里木。合流會於赤賓。其流寢大。始曰黃河云。然
水清。人尚可涉。又一二日程。乃爲九度河。九度者。水
八九股可度也。廣六七里。又四五日程。水始渾濁。土
人抱犂囊。或乘馬過之。民聚落。糾木幹象舟。傅手革
以濟。僅容二人。繼是東以兩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
里。深叵測矣。又曰。朶甘思之東北鄙。有大雪山。自腹

之頂積雪常不消。山最高。卽所謂崑崙也。自九度至崑崙。約計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又四五日程。至濶卽及濶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始至四達之衝。是謂哈刺別里赤兒。崑崙之西。人跡簡少。多處山南。其東山益高。地益下。岸亦益狹。有狐可以躍過者。又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細黃河。又兩日程。有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望崑崙北。二日程。有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

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里隸河州元所置吐蕃
宣慰司也又四日程始至積石禹貢所謂導河自
積石其地也又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又一日程至
打羅坑東北行又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
程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河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
至寧夏南又東行卽東勝州隸大同路地面世言黃
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
也此志今載元史可謂詳矣而王文恪鑒辨之以爲

張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長。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甘英嘗窺臨西海而還。皆未睹所謂崑崙。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

九河

黃河故道從碣石入海。至周定王時。河徙而南。禹跡遂失。所謂九河者。竟不可考。其名則見於爾雅。曰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絮。鉤盤。鬲津。蔡氏書傳曰。按徒駭河。地理志云。滹沱河。寰宇記云。在滄州清池南。許商云。在平城。溝洫志作成平。馬頰河。元和志云。在德州。安德平原南東。寰宇記云。在棣州滴河北。輿地記云。卽篤馬河也。覆鬴河。通典云。在德州安德。胡蘇河。寰

字記云。在滄之饒安無棣臨津三縣。許商云。在東光。

簡潔河。

履按簡潔。朱子分爲二河。九峯合爲一河。以爾雅所載爲入河。其一則河之經流也。未知

何據。輿地記云。在臨津。鉤盤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南。

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云。在樂陵。鬲津河。寰宇記云。

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許商云。在鬲縣。輿地記云。

在無棣。太史河。不知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

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

其六。歐陽志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

或一地而互爲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爲徒駭。而不知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馬頰。乃以漢薦馬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爲九河。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豈非桓公之所爲也。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平平。皆無稽考之言也。惟程氏以爲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引碣石爲九河之證。以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

其地。後爲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方九河未沒於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平地。河播爲九。在此五百里中。又上文言夾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變遷。難於推考。而碣石通趾頂皆石。不應仆沒。今竟冀之地。旣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以爲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爲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明矣。漢王橫言昔天常連

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
海水所漸鄆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後世儒
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爲之證
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地而強鑿求之
空其支離而莫能得也履按諸儒確指九河之所在
者固非而以爲入於海者亦非也河昔北流故分
爲九河及徙砦礫則九河漸湮不必海水漸沒其故
迹自不可求蓋河底常高聞之昔人曾子開封測其

中流。冬夏淺僅丈餘。夏秋倍之。水行地上。初無長江之淵淺。故自古潁河之地。每有非常之水。河必驟盈。盈則決。每決必彌漫橫流。淺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淤。淤以漸成。呿數年之後。下流既淤。則中流河底。又以漸而高。而河又不容於不徙矣。既徙之後。則舊道遂爲平陸。無足怪者。此九河所以不可復尋也。彷彿其地。大約在今滄瀛景德之間耳。夏公彝仲日常考。河昔北流。衛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徙駭河與。驗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堤岸數重。地有

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灘
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與澱南至西無隸縣
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河皆潁古堤縣北地名入
會口縣城南枕無隸溝茲非簡潔等河與東無隸縣
北有陷河濶百餘里西通隸東至海茲非所謂鉤盤
河與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隸東至海茲非甬津
河與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謂甬津無疑也王
橫乃謂九河已淪入海夫青兗營平不聞有漂沒之
處而獨浸九河又何足信也碣石則在今山海關爲
遼東西南小海杜佑曰碣石在樂浪郡長城起于此
東截遼水而入高麗則又一碣石也
此爲左碣石山海關者爲右碣石

江源

舊說江出岷山。在今茂州汶山縣。發源不一。而亦甚微。水經注曰。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四川總志曰。岷山在茂羌之列鵝村。一名鴻濛。卽隴山之南首。故稱隴蜀。又名沃焦山。江水所出也。水利志曰。蜀諸水咸出岷江。江源在羌地之列鵝村。名羊膊嶺者。分爲二派。一西南流爲大渡河。一正南入湓村。至石紐過汶川。歷今灌縣境。又有湔水出焉。灌之上流。西北十數

里。有水出尤溪口。又數十里。有水出白沙口。同會于灌。經灌西南流者。謂之南江。卽禹所導岷江正流。江源志曰。岷江發源于臨洮之本塔山。山頂分東西流。由甘松嶺入百里。至漳臘。其水漸大。復經鑿刀灣。達松潘。於下水關。入紅花屯。達壘溪。至穆肅堡。黑水從南合之。入淩溝。經茂州。南至于威汶。轉銀嶺。合草坡河。至蠶岩。入灌口。分道而下。由威至玉壘山。爲玉輪江。至汶爲皂江。至灌爲沫江。一云洮河發源岷山。北

流入陝爲臨洮府。南入川爲大江之祖。范成大曰。江源自西戎中來。由岷山澗壑出而會于都江。世云江出岷山者。自中國所見言之也。陸游曰。常登嶓冢之山。有泉涓涓出山間。是爲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游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境之西。大山廣谷。谿谷起復。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尤荒遠難知。履按雲南志。謂金沙江之源出于吐蕃之犁石。南流漸廣。至于武定之金沙江。司經龐江鶴

慶又東過四川之會州建昌等衛以達于馬湖叙南。然後合于大江。轉于荆吳。又緬甸宣慰司志謂其地勢廣衍有金沙江瀾五里水勢甚盛。緬人特以爲險。其源之遠且大也。明矣。何爲言江源者止于岷山耶。蓋江出犁石。卽崑崙之南。河出朶甘思。卽崑崙之西。二源實前人所未詳也。

三江

禹貢三江不勝異說。孔安國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蓋泥於彭蠡既潛之文。而牽合之也。然不知彭蠡震澤入海之道既殊。而三江之名亦不得而強同矣。虞氏林曰。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又曰。江自太湖入於海。其猶孔氏之說與。桑欽水經所著與班固地理志相表裡也。而乃謂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出松江入海者。則又謬甚矣。

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韋昭以爲松江浙江浦陽江。豈亦疑於安國之言而爲之臆說者耶。酈道元注水經則引之以爲據。何哉。程大昌所進禹貢山川道里圖。邊實所修崑山續志。類承訛踵舛耳。惟張守節曰。三江在蘇州。自西南至太湖曰松江。自東南入白蜺曰上江。亦曰東江。自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蓋得之矣。顧夷吳地記與唐仲初吳郡賦註。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其所言雖有詳略。蓋

皆本諸守節者也。而王介甫云。一江自義興。一江自
毘陵。一江自吳縣。皆小水不合。蘇東坡謂岷山之江
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卽導水
所謂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
之江爲南江。可知。吳幼清亦曰。漢蜀豫章三江。蔡九
峯云。蘇氏三江。若可依據。然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
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
入海。不復可指爲三矣。蘇氏知其言不通。遂有味別

之說。禹之治水。大爲民去害。豈如陸羽輩。辨味烹茶。爲口腹計耶。亦可見其說之窮矣。朱子曰。震澤下三江是也。履嘗遊吳。詢之吳人。震澤之大。幾四萬頃。蓋西南受杭歙諸郡之水。西北受宣州諸溪之水。禹貢合註曰。天下之水。皆源高而流下。震澤旣高。若建瓴而入海之地。又亢若仰盂。水亦反流而趨內。四面皆源。獨其中受水之處。蓄而不洩。內溢而外噎。則震蕩靡定。勢固然也。故必使三江之流。旣濶且廣。務使海

下於江。江下於湖。而又流潤易瀉。則震澤治而東南無水患矣。太湖與吳江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所謂松江也。又東南分流出白蚬。入急水。潑山東而入海者。所謂東江也。自龐山過大姚東北。經崑山石浦安亭。由青浦入海。所謂婁江也。但潑湖之東流既塞。而安亭亦失其故道矣。導震澤入海者。今止松江。東南風水溢太湖。則湖州諸邑皆泛濫。西北風太湖水下潑山。泖湖則崑山常熟吳江泛濫。皆東江不通之故。

也是揚州水患。無過於此。三江既入。在震澤下流。信矣。北方之水。河爲大。故凡水皆以河爲稱。南方之水。江爲大。故凡水皆以江爲稱。然則三江之江。豈必疑爲大江之江耶。而周禮職方。揚州三江。疏云。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爲三道入海。其謬更甚矣。

九江

書九江孔殷。史記作九江甚中。孔安國云。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漢地理志云。九江在尋陽南。皆東合爲大江。尋陽記。九江者。一曰烏江。二曰淝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吠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又張漬九江圖。以爲三里江。五吠江。嘉靡江。烏土江。白蚌江。白烏江。箇江。沙提江。廩江。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履按。

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宋胡旦晁說之皆以九江爲洞庭。蔡傳曰：今岳州巴陵縣，卽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

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爲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

無水。

作元水者，乃無字之誤也。

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資水、澗水，皆

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郡。而唐孔氏又以爲九江之名起於近代，未足爲據。且九江派別取之耶，亦必首尾短長。大

略均布。然後可目之爲九。而其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有七道。而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况沙洲出沒。其勢不常。果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設使泓別爲九。則當曰九江。旣道不應曰孔殷。於導江。當曰播九江。不應曰過九江。反復參攷。則九江非尋陽明甚。曾氏亦謂導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今之巴陵。今巴陵之上。卽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故下文導水曰過九江。經之例。大水合小。

水。謂之過。則洞庭之爲九江。益以明矣。朱子曰。經文
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
非尋常分派。小江之所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
夢。則又見其決非尋陽以東。甚遠之下流。若曰古之
九江。卽今之江州。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今壽州。而今

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
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以故江南得有
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爲江州。實非古九江地。

也。又元經言過九江至于東陵而後會于彭蠡則自
今江州城下至湖口縣纔四十里不知東陵的在何
處何所表異而其志之繁密徒數乃如此此不可通
之妄說也。惟胡秘監晁詹事以洞庭爲九江者得之
蓋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
橫流乎洞庭之口以及東陵也。羅泌曰東陵與夷陵
音同夷陵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較然故唐志以今
岳州巴陵爲是九江通雅曰九江郡名卽下流以稱

之也。

黑水

漢地理志曰。禹貢黑水。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云。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洱河。曰麗水。曰彌諾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卽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蔡仲默曰。按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爲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

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旣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卽爲黑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綽以麗水爲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爲界。其所稱西耳。河者。却與漢志葉榆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旣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卽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徭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積得。

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
正西。又東北距宕昌。卽三苗種裔。與三苗之叙于三
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履按禹貢合註
曰。今考雍州名黑水者有六。若入積石河。則是平涼
及寧夏衛之黑水。而非張掖之黑水。今輿地圖。肅州
有黑水。南流去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相通。
似爲禹貢之黑水。但其去南海遼遠。而交南久棄。無
從考其入海之道。咸通中。樊綽宣慰安南。其所親見。

山川以麗水爲古黑水。然綽所案行者。西南諸夷而
未及於西北。其所稱麗江。得其下流。而不知其上游。
程氏復以爲西珥河。且引古黑水祠在益州者爲証。
不知此成都安縣南之黑水。而非禹貢之黑水。元金
仁山又謂西南諸水合而爲瀘水。夷人謂黑爲瀘。卽
黑水也。經過雲南。但名瀘水。至交趾又名歸化水。廣
處如江。東南入海。而海道圖自名黑水。已。按四川行
都司城南有瀘山。卽瀘水所出。今雍州多黑水。尚未

知確在何所。乃欲以瀘爲黑。又考交趾海口。並無所
謂黑水口。則金氏之言。豈足信與。李元陽曰。黑水之
源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隴蜀無入南之水。
唯今滇之瀾滄江路江二水。皆由土蕃西北來。並入
南海。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
外皆夷。其于梁州之境。若不相屬。惟瀾滄由西北。迤
邐向東南。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
皆爲漢人。水外卽爲夷緬。則禹之所以別州界者。惟

瀾滄江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鬲人濮人。以今考之。皆瀾滄江內。則瀾滄江之爲黑水無疑矣。夫隨時異稱者。山川之名也。不據不可移之蹟。據易變之名。亦末矣。大都爲論傳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言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黑水爲涼雍二州之交。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湮涸。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隴

之間正如三足旛然。黑水之源正在旛頭。故雍以黑水爲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對華陽而言也。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故曰梁州可移。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移也。雲南志亦稱西珥河出浪穹縣羅谷山下。數處湧起。世傳黑水伏流別派也。滙於太和縣東爲巨津。形如月生五日。遶縣西南。由石穴中出。又會瀾滄江而入南海。又會瀾滄源出雍州南。

古

樂刻

鹿石山。南流至交趾入海。則瀾滄之爲黑水。益
信也。

海水

天下之水。凡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九。

見唐六典。其在中國。

江河大水也。百三十五水。是中川也。千二百五十二水。是小川也。按桑欽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

江河在焉。鄭善長注水經。引其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六典中國之數。蓋本諸此。其源莫不

出於山泉。

凡山皆以石爲體。石多洞穴。穴中最寒。天地之間。凡有空處。氣必滿焉。洞穴既空。爲

氣所入。氣情本暖。暖氣遇寒。變成水體。積久而洩。尋求石罅。流而爲泉。衆泉會合。遂成川焉。然江河之底。以及平地。隨處出泉。掘井泉眼。足爲徵驗。亦不盡由於山也。而皆歸於海。蓋地之

圓形。如胡桃然。有凸有凹。海則地之胡桃凹也。故是

水匯焉。然人知江河之歸於海。曾知海之復爲江河乎。此論前無發者。實得諸泰西。蓋江河終古入海。而海不溢。故知海水之下。地脉潛通。復爲江河也。或曰。海水必鹹。何也。曰。鹹者生于火也。火然薪木。旣已成灰。用水淋灌。卽成灰鹵。燥乾之極。遇水卽鹹。此其驗也。日光徹地。則生溫熱。溫熱入地。積成燥乾。燥乾之極。乘氣爲火。積火所然。土石爲燼。其燼遇水。卽成鹹味。鹹者之性。尤多下墜。試觀五味。辛甘酸苦。皆寄草

水獨是鹹味。寄于海水。足徵四味浮輕。鹹性沉重矣。
今蜀道鹽井。先鑿得泉。悉是淡水。以甬隔之。更鑿數
丈。乃得鹵焉。又鹽池雨多。水味必淡。作爲斗門。洩其
淡水。下乃鹵焉。鹹重淡輕。亦其證也。海于地中。爲最
卑下。諸鹹就之。積鹹既多。淡入亦化。非獨水也。海中
山岳。或悉是鹽。故鹹歸海。海水爲鹽也。或問鹹既因
火。火因于日。
日暹大地。大地之下。悉有鹽乎。曰。蜀道鹽井。三晉鹽
池。內國有海。名曰地中。實不通海。而是鹹水。西北邊
徼多有鹽澤。彼以鹹故。悉名爲海。足徵大地之下。無
不有鹽矣。或問鹽既下墜。故蜀井必淺。乃今鹽池鹽

澤何淺也。曰：鹹生于火，火淺鹹淺，火深鹹深。平原澤國，火不地見，鹽不地出，惟是高山峻嶺，上多亢陽，下多洞穴，地中有火，卽成鹹矣。今蜀中鑿井求鹽，或得火井，覆之則火滅，投以火則隨而上焉，是則火井在下，與水同深，遇水成鹵，不遇成火矣。晉中河曲乃有火石，火石恒熱，大行河西亦產硫黃，可見晉中火淺故晉有鹽池，亦在淺土，又有小鹽，刮地作之，略如硝鹵也。西地中海，其水亦鹵，周數千里，彼其側近，遂有火山，高數千丈，其上火穴徑千餘步，厥火炎上，古今不絕，足徵鹽之與火相切則成，亦復相視以爲淺深也。鹹旣歸海，爲人作味，故鹹水生物，美于淡水。海中之魚，旨于江河之魚，且鹹水厚重，載物則強，故入江河而沉者，或入海而浮也。嘗見海舟載物未增，入于

江河驗其水痕頓淺尺許。又見海濱煎戶以石蓮試鹵。鹵未成時投蓮必沉。及至鹵成蓮悉上浮。可見鹹性愈重載物愈強。蓋海水由火而生。今用沐浴膚皆赤色。或至皴裂。本有燥勁之情。故比凡水爲稠密云。或曰海水旣鹹復爲江河其味何淡也。曰水本無味。鹹從外合。可合者卽復可離。海水入地經砂石土。滋液滲漉去其鹹味矣。又水向下不可上。其上爲江河者日溫隨氣上騰。月攝因時而長。當其上時皆如蒸

餹。今用鹹鹵之水。如法蒸之。所得餹水。其味悉淡。海氣成雲。雨亦淡水。足徵鹹性就下。不隨淡升矣。或曰。江河之水。則能滅火。海水入大火。如益膏油。何也。曰。海水夜明。是有火分。灰水作鹹。本從火出。如人汗溺亦鹹。蓋由身中。具有火行。積溺所成。絕似硝磺。故鹹者火情也。鹵不滅火。不亦空乎。履按海水不能滅火。而咸鹽又能禦火。故戈船鹽其帆。則火不燒。竈戶編行盛鹽。而舉火煎之。竹亦不然也。

潮汐

說文曰江海之水朝生爲潮夕至爲汐山海經以爲
游鰈之出入莊周以爲冰池焦釜之生息抱朴子以
爲天運高卑之消息盧肇以爲日出于海衝擊而成
竇叔蒙以爲月從其類盈虛相應鰯魚之出入牛魚
之起復則風土記博物志之謬言也蓋月爲陰精與
水同物凡濕潤陰寒皆月主之旣爲同物勢當相就
如呼吸然潮長之時江河以及盆盎無處不長長則

氣入水爲之輕。潮降氣出。水復故重。今人以餅盛水。每日權之。輕重不等。則潮升時輕。潮降時重耳。獨小水之處。升降甚微。人所不覺也。水族之物。皆望盈晦縮。故月虛而魚腦減。月滿而蚌蛤實也。艸木資潤。無不應月。月滿氣滋。月虛氣燥。故上弦以後。下弦以前。不空伐竹木爲材。是者易蠹。生氣在中也。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隱老曰。潮非水之體。乃地之氣也。月麗卯酉。則潮應乎東西。月

麗子午則潮應乎南北。有入海采珠者爲潮所中則病。蓋采者入海必及底而止。不幸遇潮則水湧起其底虛焉。潮高十丈下所虛亦十丈。以水則虛以氣則實。地氣奔騰而上如火之燥則水跳而起如鼎之沸。中人則病。地之喘息寓息于風。生氣也。寓潮于水。歟氣也。

溫泉

江浦志曰。秦少游述天下溫泉十三處。陸友仁言。匡廬汝水尉氏駱谷驪山。和州之惠濟。渝州之陳氏山居。爲最。水經注云。漁陽郡北有溫泉。述征記云。東萊郡出溫泉。安成記云。空陽鄉出溫泉。耒陽縣出溫泉。博物志云。不周雲川之水溫如湯。梁州記云。漢水南有溫泉。袁山松空都山川記曰。銀山縣有溫泉。零陵縣記云。縣有溫泉。劉義慶幽明錄曰。艾縣輔山有溫

泉。魏土地記云。桑乾城水北有溫湯。下洛城橋山有溫泉。徐無城有溫湯。汝寧商水有溫泉。周景式廬山記云。主簿山下有溫泉。郭青螺豫章詩話。言福州廬陵太興皆有溫泉。分寧最熱。胡仔漁隱叢話云。新安黃山有溫泉。筆乘言金陵湯山有六泉。升菴言雲南溫泉甚多。通雅曰。今北京西山畫眉溫泉。大小湯凡三。而遵化縣北之溫泉。卽古稱徐無山之溫泉。戚繼光斃之。薊鎮馬蘭峪溫泉。甘馨爲天下最。世傳三衛

之地。溫泉四所。此其一也。天下處處有之。不能悉記。
履按熊三拔曰。日光徹地。則地中有火。火助土氣。發
生萬物。五金八石。及諸珍寶。皆由于火。陶煉而成。自
餘諸物。不可數計。諸物中最近火性者。無如硫黃。硫
黃所在。水從過之。卽成溫泉。故溫泉沐浴。所能療者。
冷氣虛痺。與硫同治。今溫泉嗅之。多作硫氣。亦有不
作硫氣者。是水來之處。復與硫隔。如重湯煮物。但得
其熱。不染其味也。有云。不作硫氣者。本之米砂礬石。

無是理焉。胡仔漁隱叢話云。溫泉多作硫黃氣。浴之則襲人肌膚。惟新安黃山。是朱砂泉。春時水卽微紅色。長安驪山。是礬石泉。亦有雄黃泉。有砒石處。亦有湯泉。履按溫泉。不過因地中火氣致然耳。熊氏旣云五金入石。俱由于火。或曰。水火成鹹。何以何又謂朱砂礬石。無湯泉乎。不熱。溫泉由火。何以不鹹。曰。火炎成燼。水經其燼。因而得鹹。故忘其熱。然而海水不冰。亦具有熱性矣。溫泉因硫。隔越于火。如鎗煮水。火爲鎗隔。水不遇火。不咸鹵矣。

古今釋疑卷之十四終